



关礼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四六九

关礼是高宗朝的宦官，淳熙末年历官至亲卫大夫、保信军承宣使，孝宗对他颇为亲近宠信，后来命他掌管重华宫。

孝宗去世时，光宗有病，不能主持丧事，枢密赵汝愚等人请求册立太子以安定人心，光宗亲笔批示中有“希望退闲”的话，丞相留正为之恐惧，便自行辞官离去，人心愈加动摇。赵汝愚打发外戚韩侂胄通过内侍宦官张宗尹上奏禅让帝位的建议，太皇太后说：“这事岂能轻易谈起！”

第二天，赵汝愚再次派韩侂胄求张宗尹通报上奏，又没获准。韩侂胄退出后，与关礼相遇，关礼知道他的意思，便来询问，韩侂胄不肯相告。关礼指天发誓，说自己不会讲出去，韩侂胄便把事情告诉了他。关礼立即进宫，向太后哭着讲了时事可忧的情况，还说：“留丞相已经离开，可依赖的只有赵知院了。现在他想确定皇室大计，却得不到太皇太后的认可，也将走了。”太皇太后吃惊地说：“赵知院与皇室同姓，事情跟别人有所不同。”关礼说：“赵知院没离去，仗着太后还在。现在不答应他的请求，他无计可施，也只有走了。赵知院一走，天下将怎么办！”太后醒悟，便命关礼传旨，让韩侂胄告诉赵汝愚，约定明天太后垂帘听政时上奏其事。

又过了一天，嘉王进宫参加除服的祭礼，赵汝愚立即在帘前进呈光宗的批示，太后随即命嘉王即皇帝位。不久，宁宗任命关礼为内内侍省都知，又让他兼任重华宫、慈福宫承受，充任提举皇城司，升任中侍大夫。

关礼不自居有功，要求辞官归居，宁宗没有允许。他又要求



将恩典施及家人，宁宗亦没有允许。朝廷南渡后，可称道的内侍宦官只有邵成章和关礼而已。

【点评】关礼，高宗时即为宦官，孝宗时颇受亲近信任。光宗有病，关礼帮助赵汝愚及韩侂说服太后策立宁宗，事后亦不居功。

董宋臣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四六九

董宋臣是理宗朝的宦官。淳祐年间，由睿思殿祇候破格改任横行武官。宝祐三年，董宋臣兼职掌管佑圣观。侍御史洪天锡弹劾董宋臣，理宗不作答复，洪天锡因此获罪，贬为大理少卿。

开庆初年，元军驻扎在长江岸边，京城大为震恐，董宋臣协助理宗逃到宁海军。签判文天祥上疏请求处死董宋臣，理宗又不作答复。

景定四年，董宋臣由保康军承宣使受任入内内侍省押班，随即兼主管太庙和往来国信所，同提点内军器库、翰林院、编修敕令所、都大提举诸司，提点显应观、主管景献太子府事。当时文天祥正担任著作郎兼任景献府教授，坚持正义，不肯与董宋臣共事，上书要求离去，于是文天祥外放为瑞州知州。

人们继续进言论定董宋臣的罪责，理宗委婉劝解，加以包庇。秘书省监汤汉进呈密封的奏疏，也说：“董宋臣十余年来气焰逼人，其手段能贬逐御史台、谏院的官员，排挤大臣，以至勾结元凶，招致大祸。朝廷内外惶恐迷惑，切齿痛恨，而陛下还为他辨白，大臣还替他和解，是对他估计错了。希望收回有关他的



押班等项任命，这才是宗庙社稷的莫大幸事。”奏疏进呈后，理宗也不加省览。

六月，理宗命董宋臣主管御前马院和酒库。董宋臣死后，理宗还命令破格改任他为节度使，他就是如此深受宠爱。

【点评】董宋臣，理宗朝宦官。与宰相丁大全表里为奸，招权纳贿，强取民田，无恶不作。蒙古军进攻鄂州时，主张放弃临安逃跑。洪天锡、文天祥、汤汉等人先后上疏弹劾，理宗曲意袒护，搁置不办。死后追赠为节度使。

朱勔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四七〇

朱勔，苏州人。父朱冲，为人狡猾奸诈。他家原来非常贫穷，受雇于人。朱冲性格强悍凶狠，因犯罪而受过鞭背之刑。到邻近县邑乞讨借贷，碰上了高人，得到一笔钱和药书而归，摆设店铺卖起药来，病人服药后立即见效，远近的人接踵而来，朱家于是富裕起来，进而修园种花，结交游客，博得往来客人的称誉。

当初，蔡京移居钱塘，途经苏州，想为佛寺建造阁楼，需要许多集资，和尚说如果要使这件事成功，非找朱冲不可。蔡京把此事托付给苏州郡守，郡守喊朱冲面见蔡京，蔡京对他讲了事情的原由，朱冲愿意独自承担建阁的费用。几天后，朱冲请蔡京到寺中视察阁址，蔡京刚到就看见几千根巨木已经堆放在庭下，蔡京非常吃惊，暗中对朱冲的本事十分器重。第二年，蔡京被朝廷召还复职，带上朱勔一起进京，嘱咐童贯将朱家父子的名字都塞入军籍，并授以官职。



徽宗十分喜受奇花异石，蔡京让朱勔传话给他老子，秘密搜罗浙中珍奇之物进献。最初送来三种黄杨木，徽宗很赞赏。以后年年增加，但每年不过上贡两、三次，每次的贡物才五、七件。到政和年间，此风开始盛行，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在淮河、汴河上首尾相接，号称“花石纲”。在苏州设立应奉局，挪用官方仓库的钱财犹如囊中取物，每次挪用的数目都达到几十万、几百万。延福宫和艮岳建成后，奇花异木充斥其间。朱勔被提升为防御使，东南一带的部刺史和郡守多出自他的门下。

徐铸、应安道和王仲閼等人帮着朱勔干坏事，竭尽县府所管的经制钱和常平钱物作为奉献。所贡物品，无不向老百姓巧取豪夺。平民家里如果有一石一木稍微值得玩赏，就带着膀大腰圆的士卒闯进家门，用黄色的封条做上标记，不立即拿走，而是让这家人好好看护，稍微有些疏忽，就被判以大不敬之罪。等到发运时，必定毁坏房舍、拆断屋墙，把上贡之物弄出来。如果某人不幸有一样比较奇异的东西，大家都会说是不祥之物，毁之惟恐不及。百姓参与这件事的，中等水平的人家全都破产，甚至出卖子女来供应官府的索求。开山运石，像催命鬼一样穷凶极恶，即使“宝物”是在江湖中危险莫测的地方，也要千方百计地把它弄出来才罢休。

曾经弄到一块“太湖石”，高达四丈，要用巨大的船只装载，服役者达几千人，所经州县，有时要拆水门、毁桥梁、挖城墙才能通过。运到京城后，徽宗为这块巨石赐名叫“神运昭功石”。沿途拦截各路运往京城的粮饷纲，搜罗各类商船，把上贡的物品拿出来摆在这些船上，令其载运，撑船和把舵的人也依仗威势，贪婪横行，欺凌州县，道路上的人们以目相视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广济军四指挥的士卒全部用来拉纤都还不够。

蔡京开始有些担心，严肃地向徽宗谈起此事，希望对太过分的行为进行抑制。徽宗也对“花石纲”困扰百姓感到担忧，于是



下令禁止占用粮纲船，不准挖墓取宝，不准毁坏民居，不得用黄封条封盖别人园中的花石，一共有十多条。只允许朱勔、蔡攸等六人进贡“花石纲”，其他进奉一律停止。自此以后，朱勔稍有收敛。但是不久，他又变本加厉肆意妄为起来。朱勔家正对着苏州城内的孙老桥，他忽然假称圣旨，凡是桥东西四周的土地房屋都要买下来作为朝廷对他的赏赐，共几百户人家，朱勔限他们在五天内全部搬走。州官催逼驱赶，居民们一路上悲叹哭号。朱勔建造神霄殿，里面供上青华帝君的神像，监司、大邑的官员每逢月初和月半都要到殿庭下跪拜。朱勔命卫士前来，官员们立即拜揖求见，然后递上名帖去见朱勔。当地长官赵霖修建三十六个水闸，兴造不可能成功的东西，正逢天气极为寒冷，服役而死的人层层堆积。赵霖一心一意要讨好朱勔，为政更加残酷暴虐，吴、越百姓不胜其苦。徽州长官卢宗原用尽官府钱财贿赂朱勔，朱勔提拔他做了发运使，他于是公然大肆搜括百姓。朱家的园林水池可以跟宫中相比，服饰器用僭越等级、比拟帝王。又借口拉船召募了几千名士兵，用来护卫自己。朱勔的儿子朱汝贤等人召唤州县官僚，颐指气使，肆无忌惮，而官僚们居然个个奔走听命，为害州郡长达二十年。

方腊造反，以诛杀朱勔为旗号。童贯出兵讨伐，奉徽宗旨意彻底罢除进献奇花异石。徽宗又贬黜了朱勔父子弟侄中当官的人，老百姓十分高兴。

然而盗贼平定之后，朱勔重又得志，权势煊赫。稟性邪恶，品行肮脏的人，恭候在他的门下，像奴才一样侍奉朱勔，从直秘阁到殿学士的职位，随意可得；不愿依附的人则立遭罢免，当时人称“东南小朝廷”。徽宗晚年更加亲信和重用朱勔，在宫中谈论政事，到外朝传达圣旨，大体上跟宦官差不多，进见皇帝从不回避后宫妃嫔。历任随州观察使、庆远军承宣使。宋金联合攻打燕京成功，朱勔被加拜为宁远军节度使、醴泉观使。一家人都做



了高官，连供驱使的奴仆也位至金紫，天下人对此扼腕叹息、切齿痛恨。

靖康之难，朱勔企图保全自己，仓猝之间拥扶太上皇（徽宗）向南逃窜，而且想把太上皇迎到自己家里。钦宗采纳了御史的意见，将朱勔免除官职，放归老家，凡是通过朱勔而获得官位的人统统罢免。查抄没收他的财产，田产达到三十万亩。台谏官仍不罢休，朝廷又将朱勔关押到衡州，移至韶州、循州，派人到朱勔流放的地方将他斩首处死。

【点评】朱勔（1075～1126年），宋苏州（今属江苏）人。因父亲朱冲谄事蔡京、童贯，父子均得官。当时宋徽宗垂喜好奇花异石，朱勔奉迎上意，搜求浙中珍奇花石进献，并逐年增加。政和年间，在苏州设置应奉局，靡费官钱，百计求索，勒取花石，用船从淮河、汴河运入京城，号称“花石纲”。此役连年不绝，百姓备遭困扰涂炭，中产之家全都破产，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。方腊起义时，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。朱勔在竭力奉迎皇帝的同时，又千方百计巧取豪夺，广蓄私产，生活糜烂。他权势烜赫，谄事之人立即得官，不附己者统统罢去，州郡官吏奔走听命，奴事朱勔，当时号称“东南小朝廷”。钦宗即位，将他削官放归田里，接着又流放到循州（今广东龙川）关押，后来又遣使将他斩首处死。为“六贼”之一。

王继先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四七〇

王继先，开封人。为人奸诈狡猾，善于讨好奉承。建炎初年，因医术而受到高宗的宠爱，此后日见尊宠，世人称作“王医



师”。官至和安大夫、开州团练使退休。不久皇帝加恩，改授武功大夫退休。给事中富直柔上奏道：“王继先由杂流医官一跃而至武臣前班，那么从此以后转升官阶就毫无限制了，我担心会因此而人心涣散。”高宗说：“我不久前染了海上潮气，王继先诊断治疗有奇效，可特加宣授。”直柔再次反对，加恩之命这才作罢。随后又特别授予他荣州防御使的官衔。

太后生病，王继先诊治有功，朝廷特地补授他的儿子王悦道为阁门祗候。不久又命令王继先主管翰林医官局，他极力推辞。

当时，王继先受到宠信和重用，朝廷内外都很反感，他于是假意请求退休，以避开别人的议论。高宗下诏为他升官两级，并且准许转授子弟。不久又授右武大夫、华州观察使，诏令其他人不得援引此例。吴贵妃进封，高宗施恩，升王继先为奉宁军承宣使，特封他的妻子郭氏为郡夫人。

王继先备受宠信，贵极人臣，各路统帅俯首听命、甘居下风，不敢稍有抵触，他的权势可以跟秦桧相比。秦桧派自己的老婆前去拜访，与王继先结拜为兄弟，内外勾结，互相支持。王继先升为昭庆军承宣使，又想做节度使，指使他的徒弟张孝直等人校订《本草》，进献皇帝。给事中杨椿加以阻挠，王继先的企图没能实现。王继先家富比王室，子弟们做朝官、总军务，亲戚党羽占据在要害部门，几十年间，没人能够动摇他的地位。

金兵将要南侵，刘锜请求加强战备。王继先却说：“新近提拔的统兵官员，喜欢惹事生非，很不安份，如果杀掉一、两个，跟金人的和约就可以重新巩固。”高宗不高兴地说道：“这岂不是要让我杀掉刘锜吗？”

侍御史杜莘老弹劾王继先犯有十大罪状，大致是说：“王继先大肆营造私家宅第，侵占民房达几百家，京城里的人称之为‘快乐仙宫’；抢夺良家妇女做自己的奴婢和小妾；镇江有个妓女歌舞美妙，王继先假借皇上需要的名义而加以索取；钦宗去世，



王继先全家宴饮作乐，命令妓女光跳舞、不唱歌，称之为‘哑乐’；自金使南来，每天往吴兴运送贵重宝物，企图逃避战祸；暗中豢养恶少，私自置办武器；接受富人钱财，推荐他任阁职；州县重大案件，犯人因为贿赂了王继先而得以减免罪行；诬陷自己的亲姐犯有奸淫之罪，将她刺面为奴；又在各处佛寺为自己建造生祠，凡是名山大刹的财产，大半成了他的私产。这里只列举了他大的罪行，其他小罪多如毛发，不可胜数。”

杜莘老的弹劾奏疏呈入朝廷，高宗诏令王继先到福州居住。他的儿子王安道，武泰军承宣使，王守道，朝议大夫、直徽猷阁，王悦道，朝奉郎、直秘阁，孙子王锜，承议郎、直秘阁，一律勒令免除官职。将王继先掠做奴婢的良家子女全部释放回家，共有一百多人。抄没王家财产，多达上千万。出卖王家的田地、园林和金银，全部归入御前激赏库，作为犒赏前方将士之用。他的海船也被拨给李宝统领的水师，天下人拍手称快。

正当王继先恃宠作恶的时候，高宗实际上也知道他的不法行为，所以在晚年借舆论将他罢免，不再起用。孝宗即位，下诏命令他随便居住，但不得再入杭州。淳熙八年，王继先死。

【点评】王继先（1098～1181年），宋开封（今属河南）人。建炎初，因医术而受到高宗的宠幸，此后日渐贵宠，累官至荣州防御使、昭庆军承宣使。他为人奸诈狡黠，善于奉迎，恃宠作恶，权势煊赫，诸路大帅俯首听命，不敢稍忤。淫威之烈，可比秦桧。秦桧妻王氏与之叙拜兄弟，表里勾结，互为引援。王继先子弟皆为朝官，亲戚党羽盘踞要津，几十年间无人能动摇。生活腐朽糜烂，富比王室，巧取豪夺，无所不为。绍兴末年，金兵将至，大将刘锜力主加强战备，而王继先却要求诛杀主战将领以图和好。待御史杜莘老弹劾他有十大罪状，小罪不计其数，王继先被令福州居住，子孙做官的一并勒停，放还良家子女被掠为奴者



一百多人，抄没家财以千万计。孝宗即位，诏任便居住，但不得再回杭州。淳熙八年（1181）死去。

蔡京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四七二

蔡京，字元长，兴化仙游人。中宋神宗熙宁三年进士第，调官钱塘县尉、舒州推官，累迁至起居郎。出使辽国归来，拜官中书舍人。当时他弟弟蔡卞已经担任舍人，按照旧例，入官府以先后为序，蔡卞要求列班于蔡京之下。兄弟同掌书写诏诰，很荣耀。改官龙图阁待制，知开封府事。

神宗元丰末年，大臣讨论立谁为帝嗣，蔡京依附蔡确，准备谋害王珪以贪图定策拥立之功，未能成功。司马光执掌政权，恢复差役法，限五日之内实行，同列各官嫌时间太紧迫，只有蔡京如期奉行，把京畿各县的雇役全部更改，无一违拗者。蔡京到政事堂禀告司马光，司马光高兴地说：“假如人人都像你一样奉法，差役法还有什么不可推行的！”接着御史台、谏院诸官上言蔡京心怀奸私以坏法，便让他离京出知成德军，改知瀛州，迁知成都府。谏官范祖禹弹劾蔡京不可任用，便改官江、淮、荆、浙发运使，又改官知扬州。历知鄂州、永兴军，迁官龙图阁直学士，再次知成都府。

哲宗绍圣初年，蔡京入朝代理户部尚书。章惇又要改变役法，设置官府讨议差役和雇役的利弊，久而不决。蔡京对章惇说：“采用神宗熙宁时现成的役法施行就是了，何必还讨论呢？”章惇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，便定为雇役法。差役、雇役两种法，司马光和章惇各执一说。十年之内蔡京再次临莅其事，成于反掌之间，他和章惇两人相互支持，有识者从中看出了他们的奸私。



蔡卞拜官右相，以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，掌修国史。文及甫之狱起，命令蔡京穷追到底，蔡京逮捕太监张士良，命他诬陷宦官陈衍，便以大逆不道之罪论处诛死，同时又劾奏刘摯、梁燾。陈衍被处死，刘、梁二人也被贬死，其子孙被禁锢不准仕宦。王岩叟、范祖禹、刘安世又接着被流放边远之地。蔡京觊觎执政之位，当时曾布主管枢密院，疑忌蔡京，便对哲宗密言，说蔡卞已经担任辅臣，蔡京不可同时升任宰相，于是只进位为翰林承旨。

宋徽宗即位，蔡京被罢职为端明殿、龙图阁两学士，出知太原府。皇太后命徽宗留下蔡京完成修国史的事。过了数月，谏官陈瓘弹劾蔡京与宦官勾通，陈瓘坐罪斥免，蔡京也被出知江宁府，心中怏怏而怨，拖延着不肯去上任。御史陈次升、龚夬、陈师锡纷纷弹劾蔡京罪恶，于是罢免其职，以提举洞霄宫虚衔居住杭州。

宦官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前往三吴搜访书画奇巧之物，在杭州停留几个月，蔡京与他交往密切，不舍昼夜。凡是蔡京所画的屏障、扇带之类，童贯连连送达皇宫，并且附上蔡京的言论，奏给徽宗，从此徽宗便留意蔡京了。又有太学博士范致虚平素就与担任左街道录的道士徐知常有交情，徐知常因做法事出入元符刘皇后所住的宫殿，范致虚与他深相结纳，说起自己平时所向往的人，说除了用蔡京为宰相就不足以有所作为。不久宫女、宦官异口同声地称赞蔡京，于是便提拔范致虚为右正言，起用蔡京知定州。徽宗崇宁元年，改官知大名府。宰相韩忠彦与曾布关系很坏，图谋拉拢蔡京以自助，便又用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。徽宗有意恢复神宗熙宁、元丰时代的政事。起居舍人邓洵武与蔡京结成一党，撰写《爱莫助之图》献上，徽宗于是下决心大用蔡京。韩忠彦罢相，拜蔡京为尚书左丞，不久又代替曾布为右仆射。诏旨颁下那天，召蔡京赐坐于延和殿，吩咐道：“神宗皇帝创立新法，



先帝继承，两次遭受变更，国家的政策至今未定。朕想要承述父兄之志，您有何见教？”蔡京顿首谢恩，愿尽死力。崇宁二年正月，蔡京进为左仆射。

蔡京由放逐之臣起用，一夜之间得志，天下拭目而待，看他要做什么。而蔡京假借“绍述”（即承续神宗、哲宗的新法政治）的权柄，箝制天子，用条例司的旧例，就在中书省设置讲议司，自己为提举，以其党羽吴居厚、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属官，将最主要的政事，如宗室、官吏闲冗、国家财用、商旅、盐池、赋税、地方大员等，每一事由三个人掌握。凡是有什么新的政策设施，都由这里制定。他采用冯澥、钱遒的建议，再次废除元祐孟皇后（按宋哲宗元祐七年立孟氏为皇后，绍圣三年，哲宗宠刘婕妤，采用章惇的建议，废孟皇后，至元符三年，复立孟氏为元祐皇后）。罢废科举法，命令州县都仿照太学的“三舍考选”（按宋神宗熙宁四年立太学生三舍法，分生员为三等，始入太学为外舍，试优者升内舍，再试优为上舍，不经科举及礼部试，由皇帝召试赐第），在城南建辟雍外学，以招聚四方之士。向天下推行方田。征收江淮七路茶叶，由官府自己专卖。更改全部盐钞法，凡是旧钞一律作废，富商巨贾所持有数十万贯的旧钞，一旦变为废纸，有的投水、自缢而死。提点淮东刑狱章绾见而哀怜，奏言更改法令祸害百姓，蔡京大怒，夺其官职。接着铸“当十”大钱，诬赖是章绾的弟弟们偷铸，加以陷害。御史沈晦等因为审理刑狱不合蔡京之意，被关押和削官的有六人。陈瓘之子陈正汇，因为上书朝廷而被黥而流放于海岛。

在南方开拓黔中，筑靖州城。辰溪瑶民逼反，杀死溆浦县令，蔡京悬重赏，招募斩一首级者赐绢三百匹，按其地位赏给官职，而且不让人追究其首级的由来。荆南守马瑊上言：“瑶人有生瑶（按指未“归化”的瑶人），有官府所统辖的瑶人，如今也不知造反的是何种族，如果按首级计算行赏，恐怕会有滥杀无辜



的事了。”蒋之奇知枢密院，惟恐与蔡京之意抵触，禀言马瑊不能实心体国。蔡京罢免马瑊，命舒亶替代他，以剿灭群瑶为目标。蔡京还向西方用兵收取湟川、鄯州、廓州，向西南用兵取特柯、夜郎之地。

童贯被擢拔领节度使，此后杨戩、蓝从熙、谭稹、梁师成等宦官都紧步后尘。凡是寄禄官资（宋制官分阶官和职事官，阶官只有名衔而无实职，称寄禄官）全部都转为职事官，祖宗法度荡然无存了。蔡京又想把兵权都揽到自己手里，就建置澶州、郑州、曹州、拱州为“四捕”，各屯兵二万，并且用其姻亲宋乔年、胡师文为郡守。禁军士卒巡逻捍卫，每月给钱五百，蔡京骤然增了十倍，以拢络他们。威福在手，内外没有敢评议他的。累转为司空，封嘉国公。

蔡京既已贵盛，而贪婪益甚，已经享受仆射的俸禄，又创例领取司空的寄禄钱，像粟米、豆子、柴薪和仆从的衣粮都如旧例领取，当时本来是折支银钱，也会跟着给成实物。他只是把这事掺进日常事务的奏状中请示，徽宗毫不知晓。

当时元祐年间的群臣（按指司马光等在哲宗初年执政的大臣）已经被贬斥、流放、或迁徙死亡得差不多光了，蔡京还不满足，命人列举他们的罪状，以司马光为首，称之为“奸党”，在文德殿门前刻石为碑，又亲自书写为大碑，颁布于各郡国。开初，在元符末年，因天有日食，诏求直言，上言者多论及熙宁、绍圣的“新政”，于是又把范柔中等人编成各册，称为“邪等”。名字在“奸党”、“邪等”两籍中的共有三百零九人，全部禁锢其子孙，不准他们在京师和近畿为官。崇宁五年，蔡京进位司空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安远军节度使，改封魏国公。

当时正是承平多年，府库充溢，蔡京便倡兴“丰、亨、豫、大”之说，把官爵财物当成粪土一般滥用，历朝所储备的财物便耗尽了。徽宗曾举行盛大宴会，拿出玉盞、王卮给辅臣们看，



说：“我想用这个，恐怕别人认为太奢华。”蔡京道：“臣昔年曾经出使契丹，见过玉盘玉盏，都是五代石晋时的旧物，契丹主拿来向臣夸耀，说南朝没有这东西。如今用此来上寿，对礼教没什么不妥的。”徽宗道：“先帝建造过一个小台，才数尺高，上封事表异议的人很多，朕很怕他们的议论。这玉器早就制成了，如果人们议论起来，我不好辩解。”蔡京道：“事情只要合于道理，有很多人反对也不足为惧。陛下理当享受天下的奉养，区区玉器算得了什么！”

崇宁五年正月，彗星出现于西方，彗尾横亘天穹。徽宗因有上言的，而毁掉“元祐党人碑”，所有新的政令建置，全部停止执行。蔡京被免职，为开府仪同三司、中太乙宫使。他的党羽暗自在皇帝面前援引他，至大观元年，又拜官为左仆射。由于广西南丹的黎人归土内附，蔡京越等拜太尉，受赐八宝，拜太师。

大观三年，御史台、谏院交章论劾蔡京之恶，遂致仕去职，但还主管修《哲宗实录》，改封楚国公，每月朔望入朝。太学生陈朝老上疏追劾蔡京十四件罪恶，为：亵渎上天，欺罔君父，私结党羽，滥施爵禄，铺张浪费，变更法度，妄制乱作，喜欢逢迎谄谀，箝制台谏言路，遍树亲党，助长奔竞，崇信佛老，大兴土木，夸示边功。乞请流放边疆，以御魑魅。疏文传出，士人争相传写，认为是真实的记录。大观四年五月，彗星再次出现于奎、娄二宿之间，御史张克公论劾蔡京：辅政八年，权震海内，滥赏赐以蠹蛀国库，用爵禄收买私党，役使官府工匠以修葺私第，占用漕运船只以运送花石。以祷祝圣寿而修塔，实为壮观临平之山。以灌溉农田而决水，实为符合“兴化”之讖。他的法名叫“退送”，他家大门号“朝京”。用方田法骚扰安业之良民，建辟雍学招聚流荡之恶徒。不法不忠，共数十事。在此之前，御史中丞石公弼、侍御史毛注，屡次劾奏蔡京，未被徽宗接受，这一次，贬蔡京为太子少保，出居于杭州。



政和二年，召蔡京还京师，重新辅政，改封鲁国公，三天一次到都堂处理政事。蔡京当年去职，学官有很多用时政为题目来策问士子的。此时掌管淮西学政的苏辙打算卖身投靠蔡京，就献上建议，要求把近五年内的策问全部取来，审查试官所提的问题，以观察他们的政治倾向。因此案而坐罪停职罢免的学官有三十余人。

早先国家的制度是，所有的诏令都由中书门下省讨论，然后再吩咐翰林学士来起草。到了神宗熙宁年间，出现从大内降下手诏而不经由中书门下省讨论的事，这是因为有大臣（指王安石）暗自在内作手脚的缘故。到了蔡京，由于顾虑言官指责自己，故意制作御笔秘密呈进，而乞请徽宗亲自书写诏书降下，称之为“御笔手诏”，有不同意的就以违制坐罪。此后事无巨细，他都借“御笔手诏”来推行，甚至有的不像是徽宗亲笔，众臣也都不敢吭声。从此贵戚、近臣争相向徽宗请求“御笔”，致使徽宗让宦官杨球代为书写，号为“书杨”，蔡京这时又觉得不妙但也不能禁止了。

接着蔡京又改定官名，以仆射为太宰、少宰，自称公相，总管门下、中书、尚书三省。追封王安石、蔡确为王。三省吏员不再定限额，以至五品阶的官员数以百计，有一身而兼领十余份俸禄的。侍御史黄葆光批评此事，立刻被流放到昭州。提拔旧时属吏魏伯刍掌管货物专卖，制造专供宫中购物的钱券一百万贯送上，徽宗大喜，拿给左右侍从看，说：“这是太师给我的日用钱。”擢升魏伯刍至徽猷阁待制。

蔡京常对徽宗说，如今钱币储备已赢余五千万贯，天下祥和，足以大造雅乐，国家富有，足以广备仪礼。于是铸造九鼎，建造明堂，修方泽，立道观，作《大晟乐》，制定命宝玺。任命孟昌龄为都水使者，开凿大伾等三山，创建天成、圣功二桥，大兴劳役，用民工不下四十万。两河（河北、河东两路）的百姓，



愁困不能聊生，而蔡京却以稷、契、周公、召公自居了。他还想扩建皇宫以谋求皇上的宠幸，召来童贯之流五人，暗示皇宫的规模太狭隘。童贯等俱都听命，各自根据能力所及，争着以奢侈华丽、高大宽广相夸耀，于是延福宫、景龙江之役兴起，渐渐而发展到修建艮岳。

蔡京之子蔡攸、蔡修、蔡偁，蔡攸的儿子蔡行，全都位至大学士，位视于执政。其子蔡修娶了茂德帝姬（时改称公主为帝姬）。徽宗七次临幸他的府第，赐予不可胜数。命坐传杯，略用一家人的礼仪。他的家奴位居大官，媵妄自封为夫人，舆论越发不能容忍，连徽宗也有些厌倦冷淡他了。

宣和二年，徽宗命蔡京致仕。宣和六年，靠朱勔出力，再次起用管领三省。蔡京至此四次执掌国政，眼睛昏花不能处理事务，都取决于三子蔡修。凡是蔡京的批示，都是蔡修所为，而且还代替蔡京入奏。每次蔡修上朝，皇帝侍从以下的官员都作揖相迎，叽咕耳语，本堂吏员数十人，抱着案卷在身后相从。从此更是恣意谋取奸利，窃弄威权，把他的大舅子韩相骤然提拔为户部侍郎，密谋构陷，斥逐朝廷之臣，创设宣和库式贡司，把四方的金帛与国家府库所储的财物，搜刮来充实它，当做天子的私财。宰臣白时中、李邦彦只是奉行文书而已，已经难于忍受，而蔡修的哥哥蔡攸也揭发这事。徽宗大怒，想流放他，蔡京极力乞求脱免，特旨勒令停止其侍养等待遇，而将韩相安置（即流放）于黄州。不久，又褫免蔡修的侍读，销毁其赐进士出身的敕命，而蔡京也被勒令致仕。当时白时中等人正禀白徽宗罢免蔡修，以动摇蔡京，而蔡京毫无去职之意。徽宗叫童贯来，让他去找蔡京，命他上奏章辞职。童贯来到，蔡京哭着说：“皇上为什么不能多容我几年，一定有人进我的谗言。”童贯说：“我不知道这事。”蔡京不得已，便把奏章交给童贯。徽宗命词臣代替蔡京写了三篇表文，要求辞职，于是便降旨批准。



宋钦宗即位，边境战事日益危急，蔡京把全家迁往南方，以为自全之计。天下人指责蔡京为“六贼”之首（六贼为蔡京、梁师成、李彦、朱勔、王黼、童贯，见于太学生陈东所上书），侍御史孙觌等开始极力疏劾其奸恶，便命蔡京以秘书监之职分司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，北宋为南京应天府），接连又贬为崇信、庆远军节度副使，衡州安置，又流放于韶州、儋州，行至潭州而死，年八十岁。

蔡京生性凶狡，玩弄权术以操纵别人。在皇上面前，他专门察颜观色，为巩固自己权位做打算。他从始到终就是一个“理论”，就是要皇帝突破拘俭的旧习，竭尽四海九州的财力物力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徽宗心里也明白他的奸恶，屡次罢免屡次起用，并且选择与蔡京合不来的人执政以遏制他。蔡京每听说要让他退职，就入宫见皇上，哀求怜悯；匍伏叩头，毫无廉耻可言。燕山之役（宣和间，北宋与金相约攻辽，图谋收复燕、云等州。灭辽之后，金主同意归还已被其攻占的燕京及六州，宋命童贯、蔡攸至燕交割），蔡京以诗送别蔡攸，暗寓不可之意，指望事情不成而使自己得到解脱。见利忘义，以致兄弟之间如参、商，父子之间如秦、越。蔡京晚年以家为官署，钻营求进之徒，全都聚集于他的门下，只要给家奴送钱财就可以得到美官，蔑弃国家法度纲常如无物。患失之心无所不至，党羽盘根错节，牢不可破。终于导致宗庙社稷灭亡之祸，虽然是被谴而流死于道途，天下人还以未能依典刑处决为恨事。

【点评】蔡京（1045~1126年），字元长，宋仙游人。熙宁三年进士。为人好私，依附童贯而进官尚书右仆射，后为太师，深得徽宗重用。后力行王安石新法，实则操纵大权、排斥异己，滥用财物，耗尽储备。又营植私党，大兴土木，肆行奸政。金兵入侵，率家南逃，被钦宗贬死。



《辽史》概说

《辽史》记载了契丹贵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政权二百多年的历史。全书共一百十六卷，包括本纪三十卷，志三十二卷，表八卷，列传四十五卷，国语解一卷。

元顺帝至正三年（1343年），在脱脱的主持下，《辽史》由廉惠山海牙、王沂、徐朶、陈绎曾四人分工负责，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，全书告成。《辽史》主要依据辽耶律俨的《实录》和金陈大任的《辽史》，兼采他书，稍加整理修订。

《辽史》本纪起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（907～926年在位），迄于天祚帝耶律延禧（1101～1125年在位）。保大五年（1125年），宋、金夹攻辽，天祚帝被金俘虏，辽政权灭亡。同年，辽将耶律大石称帝，建立了西辽，传国七十多年。对于西辽这段历史，《辽史》却没有记载。

契丹贵族建立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有自身的特点，与此相应，《辽史》不拘泥前史的例目，新创了《营卫》、《兵卫》二志。此外，在《二十四史》中，《辽史》的表较多。它们占用的篇幅不多，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却不少，对纪、传部分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。

《辽史》最后一卷是《国语解》，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、官卫、部族、地名等作了注释，给人们阅读《辽史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